

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

享年100岁(一)

澎湃新闻记者于西南联大，27岁留法，30岁归国；钱钟书的得意门生、杨振宁的同窗挚友、俞敏洪的授业恩师；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“北极光”的亚洲翻译家……

此前报道：
翻译家许渊冲：一生“诗舟”播美，百岁仍是少年

北大畅春园，每至深夜，总有一盏灯亮起。

那盏灯，属于翻译家许渊冲。

它陪伴着他，在一个又一个黑夜，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；

它更陪伴着他，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……

2021年4月18日，许渊冲先生将迎来自己的100岁生日。

也许有人不了解他，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《朗读者》知道了他。

他是谁？

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，炮火中求学

于西南联大，27岁留法，30岁归国；

钱钟书的得意门生、杨振宁的同窗挚友、俞敏洪的授业恩师；

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“北极光”的亚洲翻译家……

这一堆“标签”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简单直接：

“书销中外百余本，诗译英法唯一人”

——北京大学 许渊冲

有人婉言相劝：这会不会显得“不谦虚”？

他理直气壮地回应：“这是实事求是！我的名字比名片还响！”

是的，他有十足的底气——

因为他，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、哈姆雷特、包法利夫人、罗密欧与朱丽叶……

因为他，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

坡、李清照、汤显祖……

才华迥出天真，一生狂傲潇洒。

在许渊冲先生百岁之际，我们来到他家中，走近大师，也走近一段百年传奇。

择一事

爬上三楼，打开门，迎面是昏暗狭窄仅够容纳一张餐桌的门厅，两侧分别是专门用来打字的电脑间，以及堆满书籍和文稿的书房兼卧室。

水泥地、泛黄的墙壁、陈旧的家具。这间70平方米的公寓，他住了近40年。

书房靠窗的角落，有张不大的书桌。上面挂着一幅隶书——“译古今诗词，翻世界名著，创三美理论，饮彤霞晓露”，正是他一生写照。

见我们来了，许渊冲先生忙从打字间走出，招呼保姆帮他换上一件细格子西服。“哎呀，我没有穿衬衫要不要紧？”得到不必更衣的答复后，他还是坚持拿起挂在床头的一条灰咖色格子围巾，遮住西装里的家居服。

细腻敏感、追求完美，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一代翻译大家。

待一切收拾妥当，他坐进厚实的米色单人皮沙发，那是家里唯一上点儿档次

的家具。仔细看，扶手处皮子已皴裂，斑驳中露出海绵。

采访尚未开始，旧日气息已扑面而来。

此刻窗外，却是一派早春的明媚。他眯起眼睛，细数往事……

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，在中、英、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，并非天生。许渊冲说，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，连字母都说不清楚，把w念成“打泼了油”，把x念成“吓得要死”，把sons（儿子）注音为“孙子”……“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兴趣，到了高中一年级，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险。”

谁知到了高二，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，忽然开了窍，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二。彼时，他的表叔、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《王宝

川》和《西厢记》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，得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，名声大噪，更被少年许渊冲视为偶像。

各种机缘巧合，冥冥中为成长之路伏下草蛇灰线。

1938年，17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，“从赣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云”。次年1月，他满怀憧憬与喜悦进入联大校园，学号——“A203”。

“一年级我跟杨振宁同班，英文课也同班，教我们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。他是钱钟书的老师，也是我的老师。还有吴宓，当时都很厉害。”

在这里，他与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朱光亚同窗，听冯友兰、金岳霖讲哲学，朱自清、朱光潜讲散文，沈从文讲小说，闻一多讲诗词，曹禺讲戏



许渊冲。（本版照片均由中译出版社供图）



许渊冲在家中接受采访。